



光影

拔穷根的十八载光阴

□ 秋万全口述 熊丽王晋整理



拓荒

“睡到这会儿，可拔不了穷根！”

说起我们宁夏银川市镇北堡华西村的由来，得感谢已故的江苏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。1995年8月，吴仁宝来宁夏南部山区考察，那时这边很贫穷，他感慨地说：“没想到西北还有这么穷的地方”。他与自治区有关领导商定，在宁夏建一个华西村，投入资金、加大培训，带动这里的农民富起来。西海固地区8个县的贫困农民搬迁到银川市镇北堡，江苏华西村给每人补贴300元的安家费，命名为宁夏华西村三区，后来更名为镇北堡华西村。

我家原来在西吉县，住在大山里，靠天吃饭，遇到大旱就颗粒无收，“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”。当时两眼一抹黑，就搬过来了。刚来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个大沙丘，一年有三季，隔三差五黄沙蔽日，大风刮起的石子打在脸上刀割般的疼。早上起床，脸上、被子上都是黄沙，有时门都被沙土封堵。

1996年，全村还不到100户人，我们这里没通电，路是砂石路，路面高低不平。村民吃的是救济粮，住的是土坯垒起来的“小房”，人均面积不到5平方米，只能藏身避雨。从原来的大山搬到这边，路上要坐8个小时的班车，有的村民在这边待不住，又搬回大山里，也有些村民把这里当成“歇马店”，处于观望状态。

我是1996年被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的，那年我31岁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冬天，这里很荒凉，加上没电，上午快十点了，我还家里睡觉。华西村党委一位副主任来我家，他说，“睡到这会儿，可拔不了穷根！”我1984年入伍，1986年就入了党。他问了我的情况，跟我聊得挺投机的。过了段时间，华西村又来人了，说想让我当华西村三区的党支部书记，我当时就懵了，这咋当呢？怕是不行吧？我问，“当书记一月多少工资？”那人说给80元。我当时每月打工能挣100元，又怕自己干不了，就回绝了。人家说，你是个党员，要发挥带头作用，不能光想着打工。经过反复做工作，我答应了。

任命宣布的第二天，村里要修渠，我得招呼人去干活。可那时我认识的人少，谁听咱的呢？当天晚上我给村民们打完了招呼，晚上睡觉感觉有压力了，明天要是没人去咋办？第二天一早，我不好意思先出门，就在家门口外面，看有没有人往挖渠那边走。我这个人好胜，就怕没人去，丢面子。一看，这不有人往那儿走呢吗，我才踏实下来。到了早上八九点，工地上人还挺多，我当干部才有点儿信心了。

要想过上好日子，首先得把人心稳下来。我和班子成员租了一间房子当办公室，开会时我说，“在西海固咱们吃洋芋，不往这搬也能过。既然来了，就要奋斗，靠自己的勤劳闯出一条路，一定要比在老家过得好一些。”

要生存，要发展，必须先改变观念。那时，村里人的观念还停留在盼着政府给袋面、给头牛，必须打破这种观念，让他们自己努力脱贫。1997年到1998年，我们比较辛苦，全村人齐心协力修路、植树、挖渠，栽树的时候，抡起洋镐地上只出现个小白点。衣服磨烂了，手磨破了，路修平了，村民们挑水浇树，树木成活率达到95%。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，很难想象当初的艰苦。曙光永远照耀着最勤奋的人，现在的宁夏华西村，道路平坦、树木成荫、土地肥沃，肆虐的风沙也退去了。

共富

大家的心也凝聚在一起，团结得像像一个家庭

1998年，我们陆续发展枸杞种植，后来村里买了些农用车，村民们跑运输，村子渐渐发展起来。

2000年初，华西村三区移交属地管理，划归银川市郊区。在各级组织的支持下，由村民自己出土方，上级出机械硬化路面，修成了800米长的柏油路，这是华西村各区最早的一条柏油路，也是南部山区移民第一次在自己门前走油路，大家爱惜得不得了，小孩子看到一块石子，也要拾起带走。当年冬天，华西村三区和德援项目三分区合并成了一个村，并更名为新华村。村里选举出了第一届党支部，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。2014年，我们又更名为华西村。

2009年前，我们村一直在发展，没有低于国家贫困标准的家庭。但是全村贫富并不均衡，有年收入过百万元的，也

有只有一两万元的。我们这些干部心里着急，就走访村民，问他们为啥咱们发展慢？有人说缺资金、有人说缺技术、有的说缺信息。

2010年，村里提出“百富带百贫”，从2011年开始执行，按照农户自愿、产业相同或相近、相互承诺、共同富裕的原则，组织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和党员致富能手带头与贫困户结对子，动员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种养殖户、农民经纪人和企业，与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贫困户结对帮扶，通过双向承诺、签订责任书，建立党群共富联合体，每3年作为一轮帮扶周期，主要内容是帮资金、帮技术、帮项目、帮信息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组建党群共富联合体7个，参与“百富带百贫”活动的党员32名、致富带头人101名、企业1家，带动178个贫困户脱贫致富，村民之间更和谐了。

经过十几年艰苦努力、爬爬滚打，支部班子、党员和村民，从不认识到认识，从不了解到了解，大家的心也凝聚在一起，团结得像像一个家庭。2012年，我们还成立了物业公司，聘请了18名保洁员，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月工资600元。

梦想

新华村最低农民纯收入达到1万元，我就退下来

如今，村里已形成种植、养殖、运输和劳务输出4个产业。到2013年底，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10784元，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家庭有526户，占35%。村里有枸杞芽茶厂，每年收入近40万元，用工近60人，月工资1800元。你问我的目标？干到2016年，新华村最低农民纯收入达到1万元，我就退下来。现在看，难度还不小。虽然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了，但最穷的户还没达到人均纯收入1万元。

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就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。现在，我们正在拿方案，主要发展旅游，我们离镇北堡影视城近，离银川的景点沙湖也不远。我们想用好政策，打造一个新型文化旅游小镇，把5个村整合起来，搞农家乐、采摘园、观光园等，设计成一条旅游线路，增加农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。

另外，就是要加强对党员的培养，发挥能人的作用，更新观念，提高致富的带动力。

与其他几个“移民吊庄村”（整村搬迁）不同的是，华西村只有开始的农户是由政府组织搬迁安置的，此后大规模的移民都是自发的。现在，我们村吸引了很多其他省份的移民，各种口音都能听到。

我当村党支部书记18年了。我总觉得很着急，因为光阴不会为谁而停留，总是向前走。目前，我们村的情况比当初好多了，但如果不与时俱进，就会落后。带着大家共同富裕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

书之于TA

偷闲



一天下午，北京亮甲店小学门口，一位收购废品的小伙子正在看他收来的杂志。那一天北京最低气温超过了零下10摄氏度，被媒体称为最冷的元旦，而这位小伙子也裹得严严实实，在凛冽的北风中，他一边呼着热气一边看杂志。对于他来说，书不是真正的废品。 章玉撰

追求



在桂林漓江边上有家书店叫“刀锋”，这个名字充满锐气，但在这工作的年轻人陈燕却最喜欢这里独有的平静。她根据自己的喜好为读者选书，又依照读者的反馈来调整书目。对于她来说，书意味着广泛的交流。 蒋新军撰

希望



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，在地震重灾区龙门镇，9岁的刘卫鹏（左）正和伙伴一起争着阅读《格林童话精选》，这本书是刘卫鹏13岁的姐姐刘芳从已成危房的家里“抢救”出来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书意味着王子公主的美好故事就在眼前。 张浩摄

糖果



一个周末，北京三联书店里，一名小学生在儿童阅读区翻看图画书。植物大战僵尸的故事吸引了她大约十分钟的注意力。她很快会去挑另一本好玩的书来看。对于她来说，书是味道独特的糖果。 寸心撰



不敢进戏院的书画家

□ 胡考绪

近30年他几乎没有松懈过，“不敢进戏院，一听戏就怕上了瘾耽误了画事儿”

今年盛夏，86岁的周韶华从武汉来到海滨青岛，原计划来写一篇有关“心象与意象”的画学论文，顺便写写生。孰知，进入创作状态后，文思涌动，激情难抑，让他一发而不可收，硬是完成了一部14万字的学术专著：《中国画学体系》。送走他后，我认真拜读了他留下的这部专著草稿，倍感亲切。他书中自谦学浅、坦诚相见的求学态度，广引博证、追根溯源的治学精神，视角独特、见解深邃的哲思妙论，让我感动，使我开悟，跟他相处一个月的点点滴滴，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周老喜欢说书论画，说到兴致处，呵呵呵呵大笑，眼睛眯成了一道缝，满头银丝闪闪发亮，围坐者无不受其感染，被其“逗”乐。这样的场景，多在晚上的餐桌上，时间也只有个把小时。因为早餐后，他就端坐在书桌前，或读、或写，直到

中午。期间即便有人趋前，他仍聚精会神，若无来者，午餐后休息一两个小时，又端坐一个下午。晚餐闲聊过后，他喜欢看新闻联播，之后重新端坐在书桌前，一般要工作到午夜、激情来了，至凌晨3点也是常事。有时睡下一两个小时，他又起身回到桌前。“年龄大了，想起的事儿不马上记下来瞬间就忘了。”他无奈地说。日复一日，周老就是这样在青岛度过了整整一个月。

论及书画之道，周老的见解可谓高屋建瓴。他既是一位书画家，又是一名美术理论家，70多年的从艺实践和理论研究，使得他的感性在理性中不断升华，理性在感性中不断拓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是一位饱学之士，对文、史、哲、佛、道、释广泛涉猎，而对戏曲、音乐乃至乐器的深解和痴迷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艺术素养。看他的画作，时空理念很强，“博大”、“气势”，成为他绘画最显著的美学特征。说起当代书画，周老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“文化”。“文化缺失，没书卷气，是致命的问题”，他认为，“这与中国画的主体精神背道而驰。”“其实，中国画的主体精神和文化母语是中国文化

派生的”。

这部著作的问世是周老几十年勤学敏思的结晶。11岁就是“小八路”的他凭借3个月私塾学习熟背《论语》的功底，一入伍就干上了画抗日宣传画、写抗日黑板报的工作。全国一解放就进入中原大学美术系深造。大学五年，除修主课外，他几乎把能读到的中外文学名著读了个遍，继而读史、哲类。期间他曾萌发走文学之路的念头，因“党的需要”他最终还是当了画家。“十年浩劫”之后当他重归画家之路后，在走出国门与世界的交流中，强烈的危机感向他袭来，他深深感到了中国画的“文化缺失”，已经拉大了跟西方绘画文化上的距离，更与滋生它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相称。从那时起他下决心寻根圆梦，着手深入研究仰韶文化、荆楚文化，黄河文化、长江文化，并从周易、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等经典代表人物的哲学中汲取营养，孕育创作灵感。跟老子对话“道法自然”，强化了他的天地大观意识，赋予了他作品的大视野、大思维、大气象。随庄子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，让他打开了想象的枷锁，“顷发少

年狂”，一幅幅充满梦幻般色彩的“宇宙”之作接踵而至。深究仰韶文化，使他的作品留下了书画同源的寻根印迹，探源黄河文化，母亲河无以言表的胸怀和情怀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……“现在，我已经完成宇宙系列、黄河系列、长江系列的创作，有生之年还要再打一个‘大战役’——创作大海系列。”他雄心勃勃地说。

正是怀着一种文化受惠的心态，他知难而进，潜心开掘，论难究理，力求通过这部专著理清中国艺术精神的源流，在雄厚的主体文化资源的根基之上，夯实中国画主体精神的理论基础，进而引领中国画的再生、再创，使其彰显东方文化价值观。为了这一追求，近30年他几乎没有松懈过，“不敢进戏院，一听戏就怕上了瘾耽误了画事儿”。

在他就要离开青岛的前夜，接待他的朋友“石头刘”专门请来京剧团的“台柱子”来唱戏，周老听得如痴如醉。谢过演员的掌声后，他竟情不自禁地拿起京胡，自拉自唱，那地道的功夫再一次引爆掌声。这位可爱可敬的86岁老人，这一刻或许彻底放松下来。